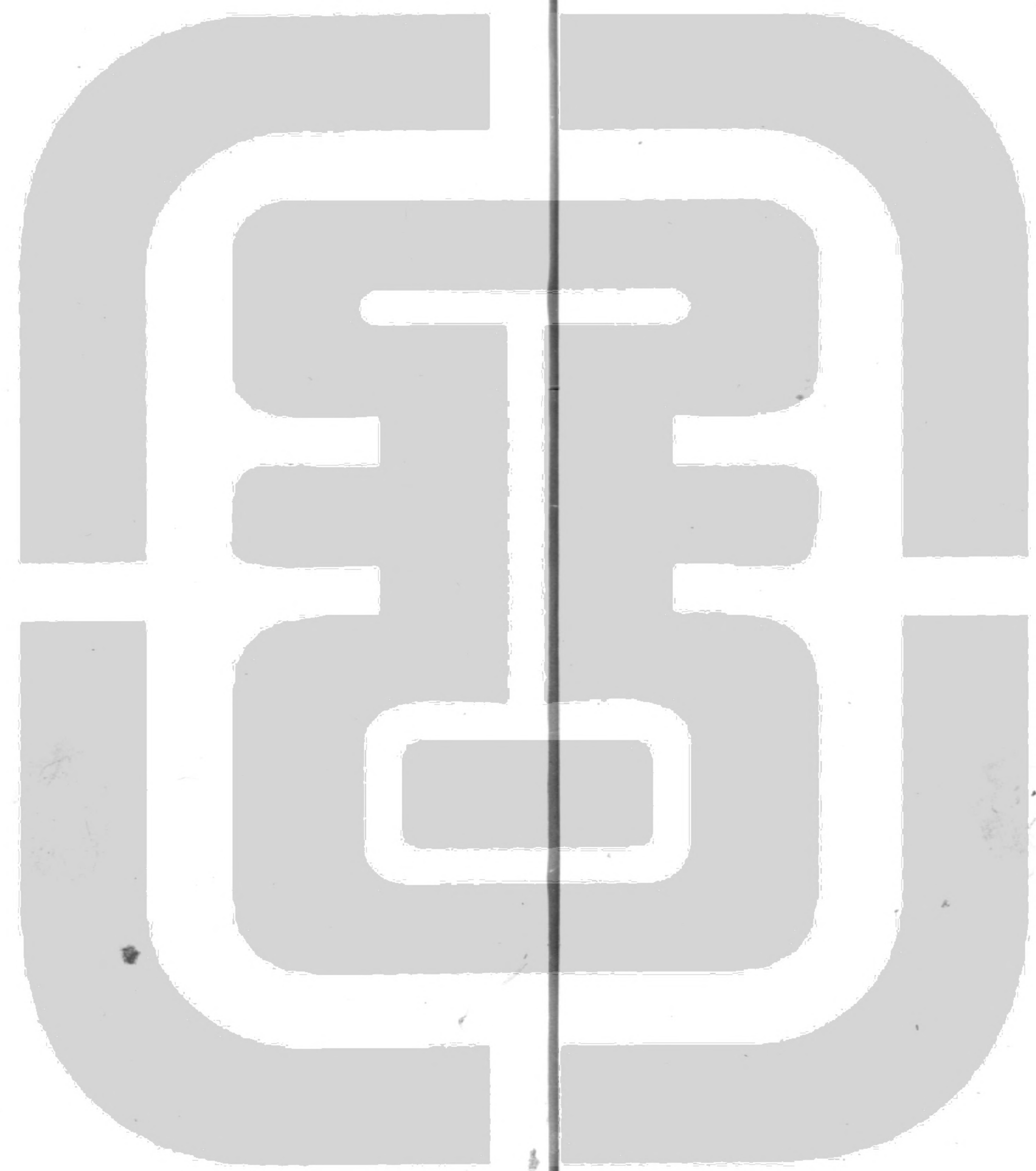


海



華後

親鄭是也武公又作

卿士

之鄭之變風又作○程子曰廢法

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或問鄭風鄧容歸曰浮匪直汰者浮即美者亦浮氣肆而聲揚土風也夫○張叔翹曰凡人情性所發不能約之於正而其詞放蕩無節即謂之淫故樂記曰鄭聲好濫淫志不必男女相奔然後為淫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集傳云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之以粲言好之無已也○詩緇云適子之館謂省問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云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啟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程子曰蓆安舒意服稱其德則安舒

詩緝云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故孔子曰好賢如緇衣疾惡如巷伯詩之好賢疾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周人愛武公欲其常為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畀虢公政而緇衣之詩替矣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集解云莊公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不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序者不知其說以為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夫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詩緝云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偏曰早為之

言原 國風 三
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
與祭仲皆欲致段于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
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
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蓋譎諫也

按此當是代擬莊公應段之辭當時莊公惟段
是從不復裁抑以為恐拂母意而實陷弟於大
惡詩人以為與其如此則當其請求無度之時
何不明以情理曉諭之使其無得過求且曰我
非有所吝惜但恐公論有所不容耳如此則既

不長弟之惡亦不至傷母之意不亦可乎而柰
何不出於此乃養其逆而俟其敗也卒之至於
干戈相尋與母誓不相見其為從母也若之何
其於傷母之意孰甚焉公之存心可槩見矣此
所謂刺莊也○仲子指叔段非祭仲也叔段何
以稱仲子叔仲者次子之通稱也且叔之稱最
著故隱其詞以稱仲子非祭仲也全篇皆以家
喻國里以喻封疆墻以喻郊圻園以喻都邑樹
以喻其地之所生殖人民財物皆是也侯國支

庶自有定制乃祖考以來相傳之舊故曰畏我
父母母者帶言之耳若姜氏方為叔請制請京
豈知限制者耶此等處未可執詞害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傳云諸兄公族

兄者家之長官僚者國之長諸兄之言亦可畏
言群臣之言可憚也如祭仲公子呂所請是已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人言謂輿論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悅而歸之

詩緝云二叔于田皆美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
小序以為刺莊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
意同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傳云叔大叔段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

詩原 國風下 五
似如無人處。○詩緝云此言段好田獵馳騁其黨
諛悅之意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
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
群小相與慙與若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為
不禁止之乎

按此即公子呂所謂厚將得衆及生民心者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傳云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曹氏曰言其有藝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集解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不知
者乃以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
之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禮禴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女

傳云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藪澤禽
之府也禮禴肉祖也暴虎空手以搏之徂習也○

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徐士彰曰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田也○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所矜者禮褻暴虎所賢者射御足力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欲是從欲不為亂得乎是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四馬之轡亦重矣而執之如組然言輕便也兩驂如舞言隨其控御左右上下無不如意也皆言其多力耳○暴虎危矣以此而驕程其凡則

又危故曰將叔無狃戒其傷汝言其不可恃也蓋就虎以微諷之而意所指者遠矣○狃狎玩狙意之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數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傳云乘黃者四馬皆黃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箋云兩服中夾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

詩原八國屬下
也控謂有所控制使不逸也此實善御射者前手
顛而後手勞則矢去勁而有力顛即送也勞即縱
也此實善射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傳云驪白雜毛曰鵠齊首馬首齊也如手如御者
之手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棚所以覆矢鬯弓發弓

○詩緝云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
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

兄踴躍馳騁不能自己從容畢事洋洋自得其氣
輕揚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而以不
仁行之者也○詩記云鷩鳥之將擊也必匿其形
二詩所載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克也詩人
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
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泣涕而道之者
也易之云者讐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
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
其他哉

二叔于田皆言國人愛段非情理之正也何足
錄耶曰非特述其語而已正以示人君宜止亂
于未形也不早禁之而養之使成即能制其死
命而所傷者實多矣幸而叔段出奔兵不血刃
儻出死力以鬪豈小故耶且公謂不義不暱言
衆莫之與也今愛之如此不亦暱乎莊公之待
段豈惟其心險執其事亦險矣錄之以垂戒人
君故序皆云刺莊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文公惡而欲遠之
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
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命殺生予奪惟我所制使
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形未明黜
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
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衆散而莫之卹乎然
則棄師者鄭伯也

此亦乃祖莊公壞叔段之遺意然失策之甚矣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傳云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

矛有英飾也○王介甫曰英之以毛羽○箋云二

矛齒矛夷矛也○集傳云旁旁馳驅不息之貌○

鄭舜舉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

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傳云消河上地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

疏云刻矛頭為

荷葉相重累也

○箋云喬矛矜近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

毛羽○集傳云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散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習

傳云軸河上地也○詩緝云師久不歸厭其處則

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集傳云陶陶樂而

自適之貌○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

謂將也高克之為將久而不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

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或曰左軍旋而歸右

軍抽而退惟中軍自將者猶作好而強留亦通。○
詩記云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
必潰之勢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傳云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箋云緇

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

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舍猶處也。○詩緝云德足潤身故其裘亦若有

潤澤喜慕之詞也直者大公至正之謂命者天之

所賦於我舍則居之而安也。○詩故云舍命不渝

其叔瞻子皮之徒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

疏云禮君用純物臣

下之故袖飾異皮 ○集

傳云飾緣袖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

者如之。○詩緝云武力非奔育之謂也邦之司直

謂敢行禮義不畏強禦斯以為孔武有力也司直

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詩緝云晏安也德稱其服故安猶云緇衣之宜兮
○程子曰三英者猶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
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范淳夫曰羔羊曰素絲
五紵五紵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

三英之實或未可知然三德之說則殊不足信
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詩記云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

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
衽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傳云摻攬袪袂也寔速也○詩緝云摻撮持也袂
袖口也速猶言倉卒也言莊公失道君子遵大路
而去國人欲摯持其袖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
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惡莊
公而以為惡我婉辭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勗兮不寔好也

詩原 國風下
傳云醜棄也。○疏云醜與醜古今字。○集解云好
舊好也。○詩緝云大路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
以去觀瞻所繫衆所共惜莊公不能挽留乃使國
人欲留之是可刺也。○陶逸則曰遵大路一語真
有端人正士之想小序甚確朱注以為淫婦見棄
之詩若淫婦攬袂決不遵大路矣。○詩記云不憲
故也不憲好也詩人豈徒挽君子遲遲其行感時
懷舊之念深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詩故云非刺也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辭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弋鳧與鴈

詩記云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
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箋
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弋繳射也
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詩緝
云始婦警其夫曰鷄鳴可興矣夫曰姑俟昧旦也

婦又曰子宜興而視夜如何蓋小星已沒唯明大
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翱翔而往弋取鳧
鴈而歸早則從容晚則匆遽起不可以不早也○
黃葵峯曰治生之事非一此亦托鳧鴈一事而餘
可意會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集傳云宜者和其所宜也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
婦人之職○詩故云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者言調

和滋味佐酒以勞慰其夫願執此道偕老而不廢
也○詩緝云琴瑟靜好夫婦相愛之意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傳云雜佩者玕璜琚瑪衝牙之類○詩故云古者
子事父母左右佩用紛紜刀礪大觶小觶金盃玦
捍管籥木燧謂之雜佩非玕璜琚瑪之屬也○詩
緝云謂若知子所招來而新相知者與子所和順
而莫逆於心者與子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尚各有

以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夫好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也。○集傳云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而結其歡心焉。婦人多悅慕富貴而乃欲弋鳧鴈以借老婦人多厭夫好客而乃思雜佩以贈之真可謂婦女而有士君子之槩者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也。嚴云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入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

張敬夫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

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傳云舜木槿也佩有瑤瑤所以納間都閑也。○詩緝云齊之孟姜信美而且閑雅向若娶之則有大國以為援何至於見逐乎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傳云英華也。○王介甫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劉執中曰德音不忘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德音不忘乃言其可永賴之意匪直頌其賢而已。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毛云興也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詩故云扶蘇猶言扶踈木相扶而植者。○傳云荷

華扶渠也其華齒苞。○詩記云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烏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兩章發端言高下各有卉木見無地不生材也豈以鄭國而無人乎今顧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何也無其有人而不用耶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瓦乃見狡童

傳云龍紅草也

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此似今之

紅蓼俗名水紅枝穗綽約隨風翻動又生汀洲故名游龍耳

○范淳夫曰山不

惟有扶蘇而又有橋松照不惟有荷花而又有游龍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下文歎今不然

擗兮刺忽也

詩故云非刺也鄭人思黜突而納忽也○詩緝云小臣頌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故思其倡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

興也云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云擗擗也叔伯言羣臣長幼也○集解云擗兮

擗兮風其吹女憂懼之詞也○詩記云昭公微弱

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執如擗葉之待衝風難將及

矣叔兮伯兮蓋各自謀女倡則我和女矣○詩緝云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葉之離木苞之離竹皆謂之擗喻忽雖寄托于

國而其實已失所附也世子之位既不定則諸

子之中必有起而圖之者叔兮伯兮苟有起而

倡者寧無應而和之者乎其後突倡而宋為之

和祭仲見執而亦和之卒至五爭詩人之言驗

矣

釋兮釋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疏云漂一作飄。傳云要成也。○詩記云要謂要

結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臣欲為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詩緝云忽以狡童為賢而信用之不與賢人圖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

所用之人也為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

細玩語氣狡童與子似屬一人聊托狡童以為掩映耳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緝云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也食息俱廢憂之深矣。○范淳夫曰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詩

記云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上下可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斯其所以亡也

褰裳思見正也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詩緝云鄭人始作穽弓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極已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思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子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按春秋天下大勢北則齊晉南則荆楚鄭介南北之間中原與南服必爭之國也當是時力可以正人者惟齊晉耳衛弱能自完即足矣宋乃突之所恃肯為忽用乎此詩之意正欲先鄉齊晉不可得則之荆楚矣鄭人正以此要齊晉之急趨已難鄭說近之詩緝嘆其悠緩蓋亦未之

深思也。○褻裳涉溱即舉國以從之意。○狂童即指所責望之人言謂其傲慢輕忽不達事變故坐視其亂而不為慮也。鄭俗多嘲嫺之語其習氣固然未可按理而索解矣。

子惠思我褻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詩故云非刺亂也志悔恨也鄭女盖有矜其族類門第已許嫁而中悔者既而愆期無歸還自咎恨耳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傳云丰满也巷門外也。○箋云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悔予不送言當時即不往從亦宜送之以示不絕庶幾後日猶可復來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詩原 國風下
傳云昌盛壯貌。○唐士雅曰：將者承奉之意。○詩故云：悔婚之志未必親迎之際，日巷日堂，直托喻耳。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傳云：衣錦娶裳，嫁者之服。○箋云：娶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為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襦，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先迎已者不送，不將絕之已甚，今已不可復合。

故泛呼他人無問伯叔，苟有至者，予即決意從之矣。○衣錦娶衣，似謂他人衣錦，我寧娶衣他人裳錦，我寧娶裳言不擇貧富也。叔兮伯兮言不擇少長也。

裳錦娶裳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顛倒成文以足其韻，亦致反復叮嚀之意。

此文初為擇耦謝絕前約，汜踰時未嫁，故念其初事而悔之。繼言嫁衣已具，叔兮伯兮至，即與行，不復蹈前日之故轍矣。噫，此擇此拒此悔此。

求鄭之風俗何如哉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詩故云非刺亂也惜狷介者之遯世也意其室家

在東門之外故詩中云第絕人避世不可得而

見耳此說味長或是原旨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詩故云除地町町然者謂之墀陂陀不平而可種

藝者謂之阪○詩緝云茹蘆傳云茅蒐即今之菝

草也此男子所居之處女欲奔之而未遂故有室

邇人遠之嘆

茜蔓延多冗刺近之則牽衣故以為難踰之義

○詳玩詩旨當是男女雖已有約而女猶以先

就為慚故曰茹蘆在阪言已往之難也下章言

子不我即欲其先就已也

陶逸則曰室邇人遠有味乎其言之也儻亦臣子

不得於君之想乎陶意又別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詩緝云東門之栗亦謂男子所居之處

周人社皆樹栗男居想近社乎不然何稱墀又
稱栗也○踐傳訓淺義覺未安愚意踐者履其
地也至其地即成家室矣如此慚沮何夫男先
而女從此人道之常也縱我不往子獨不可來
乎故曰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詩故云喪亂之中思見秉德不回之士也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毛云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傳云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

云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陳氏曰淒

淒寒涼之氣○葛覃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詩

緝云夷平也心悅則平夷既見此人則我心豈不

坦然平夷哉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詞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集傳云瀟瀟風雨聲○錢氏曰膠膠聲雜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傳云晦昏也○箋云鷄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按三章皆取鷄鳴為興蓋思得直言敢諫之士

以匡時難乎夫子稱史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噫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鷄鳴之風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本義云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群居不相見而思之詞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嗣音

傳云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嗣續也女

曾不傳聲問我以思責其忘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傳云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記云禮云來學不聞往教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集傳云挑輕儇跳躍之貌達音獺放恣也○本義

云挑達城闕間日敖遊無度者也○箋云廢學登

高以候望為樂○鄧容歸曰挑達無儀學其荒矣

故不見而念之深焉

思念學子何至如此慚已之曠其職悼士習之

日偷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

詩緝云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
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
皆興微弱也○詩故云非閔忽也諷聽讒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詩緝云楚本浮物一束之楚何難流轉而悠揚之
水曾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
昭公兄弟甚衆然無與同心者終竟與鮮同耳此

詩意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與汝○徐士彰曰維
予與汝儔則寡矣復可信人言以相踈遠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詩記云無
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疆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
心向之者忽又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

之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疏云左傳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厲公昭公奔衛是一爭也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齊侯師于首止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四爭也

厲公自櫟侵鄭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負

傳云如雲衆多也○箋云縞衣綦巾其妻服也○詩緝詩故云鄭俗尚縞故僑札相見贈以縞帶○詩緝云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見棄者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所存也我心所存在於服白縞之衣綦文之中者是我之室且得相樂幸不相棄足矣何暇憐憫他人之室

家乎此感時之亂自顧其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
縞衣綦巾稱其妻服猶云荆釵布裙也

愚意若指已室而言則所謂與子偕老者若散
而復合則所謂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其懽慶
殆倍於新知何但聊樂聊娛而已細貼情事尚
覺不類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傳云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荼英茶也茹蘆茅蒐之

染女服也娛樂也。陳氏曰門之外有附城回曲
以障門者謂之闔

按此詩之作在群公子爭立之會或別有微旨存
焉蓋當時鄭之群公子總無堪為君者是以紛紛
久爭不定鄭人苦其亂之不止也真得一稍簡靖
者居之庶可安定一時爾此意不可示人故借其
目前所觸以發之至其意之所屬則不可得而知
矣首序云閔亂後序云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得其
旨已男女相棄云云則誤以所借之景為真也當

是後人增入

或曰有女如雲指群臣而言編衣茹蘆即東門之墠所思茹蘆在阪之賢人也豈其人或編衣綦巾乎不可考矣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詩緝云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愚意出其東門及野有蔓草皆別有托喻惟首

序一語得之後序粘貼經文畫蛇添足後人因

仍匿其旨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造我願兮

傳云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詩緝云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得之詞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即唐詩草色全經細雨濕之意言群小多沐恩澤也顧安得有美一人秀

出于衆者乎儻得邂逅相遇庶幾吾願以適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傳云漙漙盛貌。○集傳云偕臧猶云各得其所欲
兵亂之際匱竭之餘人不聊生苟免曠鰥足矣
何暇思此美婦竊意有美一人即西方美人之
謂耳與子偕臧言并受其福也。○婉清揚兮以
况柔嘉之德也時方苦爭故思得柔嘉之君耳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

輔漢卿曰鄭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
俗淫佚讀是詩者盡得之。○鄧容歸曰溱洧刺淫
也淫始於觀遊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士女淫
于觀矣

溱與洧方渙渙兮朱云賦而與也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傳云溱洧鄭兩水名簡蘭也訏大也。○箋云仲春
之時水已釋水則渙渙然男女感春氣並出託采

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詩故云韓詩傳稱鄭國之俗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士女競出溱洧之上執蘭招魂續魄以祆不祥是則漢世以來上巳祆除所做也蘭草一名都梁性善殺蟲

既且即既而之既言少待也芍藥與蘭開不同時或牡丹之通稱耳。○此章曰士曰女皆旁觀而述之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其醜穢自見者也集傳以為自述殊覺味短

溱與洧劉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訔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傳云瀏深貌殷衆也

愚意且往觀乎觀其游樂之衆也洵訔且樂者衆士女歡騰之意象也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衆士女徵逐而笑謔也此皆往觀所見者非仍謂前之士女也拘前士女不見游者之多亦少味矣。○男女切摩諱謔逐贈此何俗乎而鄭人曾不知惡也上之人曾不知禁也亦

詩原
國風下
三十一
可怪矣

徐子先日三百篇中有刺淫之什亦一時君子閔時悼俗之所為小序之說斷無可疑朱子止緣魯論鄭聲淫之一語遂一筆竄改以為男女相奔之作夫聲與詩不同詩者樂章載于篇翰聲者樂音被於絲竹所謂靡靡之樂使人心意蕩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淫鄭衛並居東土故有師延之遺聲而鄭尤甚是以舉為至戒其曰音慢不言其詩慢也其曰聲淫不言其詩淫也若以諸詩為淫者所自

作目為淫聲夫子何存而不削乎且此為淫聲則所謂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邪正不啻天淵又何以曰似而非耶。黃氏佐曰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巖賦野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兮若皆淫奔之詩諸子何為不諱於客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

按鄭詩如丰謂之自述是已其他首序題刺亂者事跡類淫然皆刺耳刺故足以垂戒集傳率

以為自述誤矣至并其他事跡可據者槩廢小
序而歸諸淫詩則王元美所謂示戒微而導慾
重者耳豈夫子刪詩之意耶誤之誤矣且依序
說非惟不傷風雅而旨趣殊覺雋永歸諸淫則
鄙穢甚矣寧堪味乎而亦何足多存也○鄭之
淫詩實不盡爾托諷假借跡或近之詩人往往
如此古今所同未可泥也雖然事類至賸豈他
無可托諷而獨取喻於男女之際有由然矣凡
托物起興者多於其耳目之所習見習聞惟鄭
多淫污之俗故啓口發聲不覺染着及此斯亦
其俗淫之一徵也夫

鄭國二十一篇

齊○譜云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

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

疏云水所

營繞故曰營丘以丘臨水又謂之臨淄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

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

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詩緝云天子政令僅

行于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

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

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詩緝云此詩直刺荒淫序言思賢妃者詩人言外
之意也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傳云鷄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詩緝云古者
太師奏鷄鳴則君當起今鷄已鳴矣會集于朝中
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鷄之鳴是蒼蠅之聲
耳鷄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哀公無夜

氣之存矣

舊說以為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
誤以蠅聲為鷄聲夫蠅以天將明乃飛

而有聲鷄未鳴
之前無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纏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
朝○曹氏曰哀公以東方明為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詩緝云羽蟲群飛薨薨天已將曉而哀公起已晚
矣猶語其所昵者曰吾方其與子同夢迫於視朝
而起吾今朝即歸矣庶無為吾子所憎也○此昵

詩原 國風下 三十四
昵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聖人刪詩著此以見
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為戒深矣。○范淳夫
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
而休故以鷄鳴為夙興之節至于蟲飛薨薨則不
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
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
以為常也

李迂仲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無流連荒亡之禍
者非獨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之助
焉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非
惟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
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還刺 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首兮揖我謂
我儂兮

詩原 國風下
傳云還便捷貌猺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儼利也○詩緝云國人好田歸而述其事曰子便捷矣而揖我謂我儼利以彼之能而猶見推自矜其黨之詞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傳云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傳云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詩記云齊以游畋成俗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姚虞佐曰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急功利所遇者相稱譽便見齊俗喜夸詐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補傳云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

詩原 國風 下
家門庭之間。徐士彰曰不言其不親迎而但言其俟我之處與其服飾之美含蓄不露亦有味乎其言。謝君直曰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傳云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云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王者人君之服也。詩

緝云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

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早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或亦未必然也

按服飾不同皆自素而文俟處不同皆以漸而近或當時親迎之禮上下皆廢而又創此新制以為貴賤之別亦未可知若止一人恐不應每處易飾也

詩記云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門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

我於著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導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上有明主則下無私交故書云民無淫朋人無比德惟皇作極竊意彼姝在室非必淫奔之女

蓋淫朋比德之喻耳

東方之日兮毛云興也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詩緝云君道明盛則如東方之日無不照察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室隨我而相就是君道之昏也○集傳云履躡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傳云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

詩經 國風 下
月也闔門內也。○詩緝云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甚月出東方亦望後明盛之時也。○戴岷隱曰男女淫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暮也。○集傳云發行去也。

愚意發發闔也言潛迹至闔俟其發而投入也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傳云挈壺氏掌漏刻者。○詩緝云此詩正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集解云為政必有節如其節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為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自可徐徐入朝乃起者已遽而至於顛倒衣裳矣猶有遲而召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令之

傳云晞明之始升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朱云此也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傳云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園

藩無益於禁矣。○集傳云瞿瞿驚顧之貌晨時也。○箋云不夙則莫言恒失節數。○集解云夫苟不知為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暮常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為尚蚤者為之常緩以為已晚者為之常遠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遠者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堪為樊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鄧容歸日詩不質言公而曰是司農者之過爾。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作詩而去之

詩緝云襄公之惡不可道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惟歸咎於魯桓與敝笱同意後序以雉狐為指齊襄非也

南山崔崔雉狐綏綏

毛云與朱云此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

日歸止曷又懷止

傳云南山齊南山也。○詩故云南山崔崔宜為虎豹所宅今乃雉狐蹲踞其間喻齊國之大而襄公

以鳥獸行君臨之也。○詩緝云魯為望國而在齊南故指南山以言魯雄狐綏綏喻桓公求昏於齊也。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氓之稱咄咄也。舊說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上下辭意不貫且齊人以雄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桓之求匹二章以綏綏喻魯桓之得耦三章四章以蕪麻折薪喻魯桓以正禮要文姜上下辭一○集傳云齊子文姜也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婦人謂嫁曰歸言此乃其家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既歸其家矣而猶以母家為家乎曷為

懷念不止也風人意在言外。○懷止竟當以文姜為主佯為思念其家之辭而所指實在襄公也。然襄公之思文姜亦寓其中矣。○詩緝首二句取興可從舊說前二章刺齊襄却亦不差但不應脫文姜耳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朱云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此也庸止曷又從止

詩緝云綏纓也葛屨賤而冠綏貴屨與屨為兩綏與綏為雙喻貴賤各有匹偶魯侯取文姜是為匹

詩原國風下
敵矣何為不能制之而使從襄公乎○集傳云從相從也

貴賤各有定匹然賤者多而貴者少故葛履曰五冠綏曰雙庸猶常也庸止言率其常也以正偶為常則以他從為變矣或曰從者從其意也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朱云興也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傳云執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鞠窮也○集傳云魯桓既告父母而娶矣又何為使之

得窮其欲而至此執○詩記云鞠養也謂長養其奸也

執麻取妻義稍不類古人取喻亦有只領大意不甚迫肖者此類是也○鞠如鞠子之鞠言驕縱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詩緝云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則於本根不可復合娶妻者娶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

則在父母兄弟日遠故取為喻○箋云女既以媒
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

魯桓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詩故云襄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亶轅高渠彌矣
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鄆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
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
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

毛云興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朱云比

傳云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
云怵怵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怵怵
耳○集傳云驕驕長王之意○詩緝云甫田非不
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無田無思者蓋言襄公
求之者非其道耳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詩緝云驕驕稂稂皆言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
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稂傲之狀

詩原
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傳云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壯幼穉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壯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爾加冠為成人也○集解云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執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脩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未來也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鄧容歸曰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必自邇反之學以近思不亦善乎○徐士彰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可謂善讀詩矣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傳云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
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
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詩緝云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
思也猶曰人好鳥亦好也襄公之為人不可道矣
國人素薄之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
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
則非矣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傳云重環子母環也鬢好貌

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傳云鋤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論語偲偲訓詳勉則此或應為縝密之意

敝筓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左傳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享齊侯
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詩故云
不獨刺文姜正以刺魯莊也

敝筓在梁其魚魴鰈

毛云與朱云比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云鰥大魚如雲言盛也。○詩緝云苟能制魚則一入而不可復出今雖施苟于梁而敝壞不能制之故魴鰥之魚入而復出喻魯無法紀不能防制文姜也齊子歸齊其從者如雲之盛無復愧耻忌憚也。傳以鰥為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衛人得鰥魚其大盈車此偶然耳今詩配魴鱣言之魴鱣皆中魚則鰥當亦非其大者且入苟中者必非大魚

敝苟在梁其魚魴鱣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傳云魴鱣大魚如雨言多也。○箋云鱣似魴而弱鱗

敝苟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箋云唯唯隨順之貌。○詩緝云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限制也如水言從之者順

按如雲如雨如水固刺文姜公然無忌而已侵及魯莊矣言公縱不能制其母獨不能制其從者乎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詩辭皆刺文姜而襄公在其中矣

載驅薄薄簟弗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傳云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芘○
集傳云朱朱漆也鞞皮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
也文姜乘此來會襄公○詩緝云車聲之疾駭群
聽也車飾之美繫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
耻甚也

夕猶發車不遑朝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傳云四驪言物色盛也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

○詩緝云豈弟言樂易安舒坦然無慙耻之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傳云湯湯大貌彭彭多貌○詩緝云自魯如齊必

渡汶水言文姜渡汶而來也彭彭儻儻言其處衆

庶往來觀瞻所係而文姜翱翔徜徉無耻甚矣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傳云儻儻衆貌○唐士雅曰翱翔自得之貌遊敖

自恣之貌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詩故云此蓋莊公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嗒兮
射則臧兮

傳云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錢氏曰若猶而
也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輔漢卿曰
抑猶若揚况揚之乎所以甚言其美也○詩緝云
威儀技藝本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有所不滿何
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美無一欠闕所可惜者

蓋有在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集傳云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傳
云二尺曰正○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
者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集傳云稱其為我之
甥而又以明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
張叔翹曰詩人本意但欲露出魯莊未必有明証
意小序亦揣摩之詞朱子因之耳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傳云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詩記云莊公嘗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其技可知○詩緝云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亂乃不能防閑其母乎○或問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則公誠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也

詩緝云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托之他辭乍讀之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所不足者必有在也方此詩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是刺莊公讀

者既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自猗嗟而下句
句稱美處節節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而齊國十一篇

詩人雖言政其言歸於人者亦多矣

出諸子所之不覺而謂時中世

言也

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

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

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

民教以義方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自春秋魯閔公

元年晉獻公竟滅之○詩緝云水經註故魏國

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邺鄘先衛也後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張敬夫曰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傳云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褊也褊領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詩緝云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糾者糾而復糾也要之褊之裳之敝裂

須縫緝也。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詩故云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賤，可爾貴者之家則固陋矣。○集解云：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女子而以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女工長而益精，摻摻而縫裳，不能待且不擇精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傳云：提提，安諦也。宛，辟貌。象揅，所以為飾。○詩緝云：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舒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為揅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

言其容止以見其知禮，言其服飾以見其居人上，夫禮不豐不殺，惟其稱耳。國人不足責矣。今君上位而閑於禮者，猶且褊狹迫促若此，抑獨何哉。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勤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傳云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美無度言不可尺寸○詩緝云殊異乎公路言儉嗇不似貴人也公儀休為魯相猶拔其葵今魏以國君采莫逼下甚矣

度節度也儉勤本美德儉勤而至於采莫則無節度矣殊異乎公路言非大人當由之正道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傳云公行從公之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傳云公族公屬

公行謂大人之舉止公族謂大人之黨類

園有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語云鳥歸茂林魚游深淵織嗇已甚則人不為用居家且然况為國者乎魏之織嗇已甚矣方且捉衿而肘見自贍不足豈容民蓄衆之氣象乎其勢不可以久故識者憂之深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興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執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緝云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殺魏之習日趨於陋詩人以為推此氣習則園中有桃行將取以

為殺矣言其遷就鄙陋之甚也此何景象其何能

國乎此我心之所以憂而不覺情見乎辭也彼不

知者乃以我為驕謂國君猶儉而士也乃譏之有

似於驕汰也故詰之云爾以我為非矣然則彼之

所為者是乎子之言何為如此也於是歎人莫有

知其憂者然此之可憂較然易見彼特未之思耳

愚意何其猶擅弓言何居蓋述譏已者反問之

詞言不喻其志也蓋亦勿思意詩人自遣語猶

尚寐無覺之意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
之其誰知之蓋亦忽思

埤雅云棘酸棗也於果為下○詩緝云棘亦可以
為核而不可以為食罔極謂無窮極猶云責人無
已也

愚意罔極猶諺
云無正經耳

輔漢卿曰凡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脉短魏以
地陜而禍急如此其何以傳世長久哉故變風作
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

十年間耳詩人固已蚤見之已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玆猶來無止

傳云山無草木曰岵

行役既久歸期靡定故歷歷想像其家人念已
之情恐或凶咎出于不測至無以副家人之望
也此其情亦大可悲矣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玆猶來無棄

傳云山有草木曰岬季少子也。王介甫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玆猶來無死

傳云偕俱也。詩記云必與同役者俱無失伍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

削小之甚。詩緝云地陘民稠采桑者無所可采

徒往來閒暇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

也。十畝之間風人多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

若屑屑求合則意味索然矣以十畝言之猶云彈

丸黑子之地得州如斗大云爾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詩緝云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泄泄者杳杳無事

也

云逝似有適彼樂土之思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傳云坎坎伐檀聲干崖也風行水成文曰漣種之

日稼斂之曰穡素空也

疏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漣瀾雖異而意

同○詩緝云君子不得仕進自伐檀木其用力之

聲坎坎然寘之河之干崖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
給也伐檀則躬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

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當寘檀

河干之時見河水既清又且風行吹水成文而為

漣翫而樂之悠然成趣不戚戚於得喪也蓋其心

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皆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

悶豈復以窮達櫻懷者國人惜君子之在野憤小

人之尸位自不能無臧否之論謂人而有功於國

則不耕而食不獵而獲可也汝小人乃不稼穡而

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田獵而庭有懸繫之貍是素

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事焉以稱其

祿不如是之素餐也

按河水清漣之說詩緝誠為有味竊意此乃影語旨在言外清則象君子之潔漣則象君子之文以伐檀之君子而臨河水之上直是况味相投輝光相映詩人但為影語着含若吐真如水月鏡花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故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疏云伐檀為車之輻○集解云水平則流直○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傳云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而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傳云檀可以為輪漣匪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疏云方者為倉圓者為困

直以象君子之節淪以象君子之蘊

碩鼠刺重歛也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集傳云貫習也○詩緝云呼聚歛之臣為大鼠也
莫我肯顧謂聚歛不休也連稱樂土者喜譚樂道
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肯我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詩緝云直伸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緝云在此不能無長號彼樂郊則誰長號乎謂
無歎息愁恨之聲也○朱克升曰魏國土地削小
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
者思去其位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

魏國七篇

唐○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
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
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
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
岳之野至魯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
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
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
之時成侯魯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
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詩緝云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虞叔之始封在
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集解云此晉詩也以其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
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
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憫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張敬夫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
於小而不慮其大是以詩人憫之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傳云蟋蟀蝥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瞿瞿然顧
禮義也○張敬夫曰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于
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久遠故詩人先欲開闊其
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
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
庶幾舒泰和裕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斯能周
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

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詩記云是詩欲
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
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
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
風之憂深思遠也

愚意照下職思其外則居當屬內事。○內事如
齊家篤親祭祀皆是外事如政刑農務軍旅賓
客朝聘會同皆是詩緝以昭公不知四隣謀已
為不思外則又與思憂無別已

蟋蟀在堂歲事其遊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詩緝云前言思所居之
位則在內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亦
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隣謀
取其國家而不知矣。○傳云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詩緝云農事畢而役居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

詩存八國風下
樂之時也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
憂慮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思
之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傳云惱過也○箋云憂謂隣國侵伐之憂
此詩大意若謂窮窘迫促非可久之道如歲暮
休暇曷嘗不可為樂惟無至太康而忘豫備則
樂亦何妨於事哉觀彼矍矍之良士何嘗不樂
但不至於荒而忘所有事是即良士之典刑矣
如彼窮促而不思遠圖徒自迫煎何益耶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詩故曰非刺昭也晉人憂曲沃之逼故為危言以
諷于昭也昭公嗣文侯而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是為曲沃桓叔桓叔得晉勢且逼昭晉大夫潘父
謀弑昭而迎桓此蓋有知其謀者為是詩以覺悟
昭侯耳○僖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
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欲激
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
以虞樂也

山有樞隰有榆毛云興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傳云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詩緝云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旦夕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如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惜此衣裳車馬之物不能享用將為他人所有欲以喚醒昭公思所以為防患之計耳

山隰有木以自賁飭猶人有衣裳車馬以自享用故以為興○婁屢古通用或重複或更易未

可知也他人意指曲沃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傳云栲山樗杻櫨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隰有木以自蔭蔽猶人有廷除鍾鼓以自逸樂○廷內弗洒掃或諷其不能除左右之伏奸如潘父者是不能清肅廷內也不欲太露故並他語錯陳未可泥其文而例視之矣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傳云永引也○詩緝云人愁則日長樂則日短詩言死亡迫矣不及時為樂則有死亡之恨且及今為樂以引延此日也

按此詩絕不類語君之辭蓋設為朋友相對無聊之語使其君聞之知一時國勢人情迫促如此庶乎知所警懼而改圖也○昭公豈不知曲沃之逼已而曾無自強之圖不過為偷安計苟延歲月而已詩人大意謂勢已孔亟即欲偷安

寧可久乎與其如此不若蚤自為樂猶得享用片時也當知此非作者本旨諸葛武侯已知蜀之不競而猶竭力北討謂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斯或詩人言外之旨與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詩故云非刺也沃有篡宗奪國之謀國人賦此以傲悟之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云興朱云此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

詩原 國風下
傳云鑿鑿鮮明貌裸領也。○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詩緝云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淺弱豈能流動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鮮明耳喻昭微弱不能去桓叔之強也。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云云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子指首叛者言。○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矣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其勢已迫此正發潘

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之矣

石自難流本詩亦無流意但謂水淺石見耳桓叔出於晉而顯露其迹國人多愛而欲從之猶白石在水鮮明可愛者然。○具衣者必非晉民潘父既與同謀此必潘父具之耳言僭服已具見其有成謀也此其相得必交相樂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將何事不可為與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傳云皓皓潔白也繡黼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集傳云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唐士雅曰我聞有命言桓叔已有成謀也不敢以告人謂不敢明言故托詩以諭意○詩緝云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非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昭公初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

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既聲之詩矣安在其匿之耶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詩故云非刺昭也憂曲沃之益強也

諸篇稱刺乃警刺之刺與譏刺之刺又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毛云興朱云興而比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椒聊且遠條且

傳云椒聊椒也朋比也○詩緝云椒實蕃衍采之

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其子孫碩大無與倫比且方興未艾故復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子孫將益衆多也○詩故云椒之為物枝強于本及其成實蕃衍本常因之以披喻曲沃之強盛終當并晉也椒聊之實蕃衍盈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傳云兩手曰躬○詩記云古量二升曰匆匆大於升○詩緝云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

也

篤以體貌言耳恐與篤公劉有辨

鄧容歸日詠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思哉

網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集傳云國亂民貧男女有過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者詩人叙其相樂之詞也

詩旨疑於稗會詩語近於佻健事迹雖無可考然首序以為刺亂儻亦唐風之漸壞與諸家以

詩經卷下 國風下 六十八
為過時守禮愚尚未之敢信也三章皆稱子兮
似有人居間以會合之者將無幾為蘇氏之詞

答與

人始其味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毛云

今夕今夕見此良人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

謂其相配不虧其和也

傳云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
也男女待禮而成若新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
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為二
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今我束薪於野乃

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矣故云不得其

時○詩緝云詩人每以薪喻婚姻翹翹錯薪析薪

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

義焉婚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綿之

義也一章言見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慶亂

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謂之唐風也

○集傳云如此良人何慶喜詞猶云何以待之也

三星之說集傳從箋愚按易稱大壯詩詠雍天

則昏期自以仲春為正三冬直納幣之時耳○

詩序 國風下
味三章三稱子兮明似他人從旁贊侑之詞集
傳謂首章婦語夫末章夫語婦恐不應自稱曰
子也且新婦何遽乃爾耶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傳云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
五月之中○詩緝云邂逅欲其議速成即迨其今
兮之意非欲不期而會也此章言見此邂逅則子
兮子兮並指男女也○張敬夫曰若為婚姻則不

得稱邂逅

昏姻恒久之事而曰邂逅者疑指初會之時為
言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

傳云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五
月之末六月之中○詩記云三星見則非婚姻之
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
之先後○詩緝云此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

詩原
指男子也

祭者華美之意意以女之服貌為言箋以三女為祭或未然也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補傳云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間篡逆者四五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李氏曰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詩

故云刺何時哀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脩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杖杜相庇者諷之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毛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興也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傳云杖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依助也○詩緝云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而易枯特生之杜雖無傍木之蔭而其葉湑湑

潤澤猶足以莠其根昭公獨行無親曾杜之不知
矣豈無他人然而不足恃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
親比乎必不親也人無兄弟何不外求飲助乎必
不相助也信他人不如同父也○詩故云同父謂
涇庭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眾眾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傳云眾眾無所依也○曹氏曰眾眾驚視也獨行
多懼故驚視也○王介甫曰同姓雖非同父然猶

愈於他人○詩緝云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故云非刺時也晉翼已亡晉人重去翼也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傳云袂袂也本未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
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豈無他人可歸往
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詩故云羔裘
豹袂卿大夫之服也我人謂翼也他人則沃也居
居安適貌究究凋敝也言此羔裘之人於我甚適

雖極凋敝我無厭棄之心惟其舊好之難忘耳
居居者守之而不忍離也自我人居居言自是
我翼人所依以居者也

羔裘豹袞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傳云袞猶袂也○埤雅云豹袂下大夫也豹袞上
大夫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怨

究究竟也自我人究究言自是我翼人究竟相
守者也居居究究累言之者重矢之也

疏云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

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
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人之
遺風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傳云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左傳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
克晉人立孝侯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
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

言原國風下
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翼
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桓二年鄂侯生哀侯哀侯
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
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
子是為小子侯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
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也○詩緝云古者親
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况其君子乎晉亂而不暇
恤故刺之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

毛云興朱云此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傳云肅肅鵠羽聲也集止苞稂栩杼也鵠之性不
樹止盥不攻繳也○箋云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
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然○陸農師曰
鵠無舌而連蹄性不集木今集木違其性矣雖罹
危苦又以無舌不能哀鳴喻從役者濱于死亡無
所控告也

靡頽靡也盥蠱壞也箋訓靡為無曰無不堅固
便費轉折義仍似反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集解云極止也○黃葵峯曰王事靡盬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作詩者其此時乎

集于樹則不得寧息集于棘則不能轉動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錢氏曰梁似粟而大○范淳夫曰思得休息以反

其常厭亂之甚也

行于苞桑則多羈絆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疏云晉世家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詩緝云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

詩原一國風下
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晉耳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傳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集解云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然不如子陽我安且

吉也○禮云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疏云就天子之使請衣故曰子之衣○詩緝云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與此無衣之言一也○姚虞佐曰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若是其較量焉可謂臣乎哉武公之上陵釐王之下替於此詩可深慨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煥煖也
○箋云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
服猶愈乎不請○王介甫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
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
男同服故也詩記云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
支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不
安也於此見良心之不可滅而王綱之猶可舉矣
以左傳史記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弟成
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

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
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
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反使
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命虢伐曲沃立
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
王十二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
明年猶能使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
命虢仲芮伯等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
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其後禮樂征伐移于諸侯

且及大夫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

毛云興朱云比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

箋云道左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集解云國君人之所願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遊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乎

武公篡晉國人不附特以王命強鎮之意此時武公必內懷猜忌外少恩施故賢者多引身而退此詩蓋諷武公之詞蘇說似得其旨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傳云周曲也遊觀也

子特之杜生于道旁細民或有休息其下者矣

豈君子遊適之所乎

葛生 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箋云夫從征後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也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興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傳云葛生延而蒙楚蔭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

他家○箋云予美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
家耳

葛生蒙棘蔭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程